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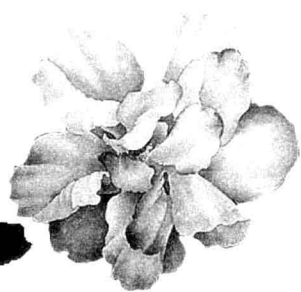
朱子容

蒋湘乡 著



NLIC2970871005

作家出版社



芙蓉雪

蒋湘乡 著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芙蓉花开 / 蒋湘乡 著. -- 北京 : 作家出版社,
2013. 2
ISBN 978-7-5063-6687-8

I. ①芙… II. ①蒋…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48312 号

芙蓉花开

作 者: 蒋湘乡

责任编辑: 田小爽

装帧设计: 大象设计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 编: 100125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86-10-65015116 (邮购部)

E-mail: zuojia@zuoja.net.cn

<http://www.haozuoja.com> (作家在线)

印 刷: 北京谊兴印刷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52 × 230

印 张: 23.25

版 次: 2013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063-6687-8

定 价: 29.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目 录

第一章 大锅饭——老局长要退了	1
引子	1
1. 悬钟寺抽签	6
2. 春天的故事	13
3. 聚焦丙子	18
4. “一号文件”	27
5. 火车站大火	35
6. 集资追款	44
7. 企业转制	51
8. 公车钓鱼	56
9. 下岗工人	64
10. 小金库	71
第二章 神农塔——新局长上任了	80
11. 形象工程	80
12. 网络之战	86
13. 税务检查	94
14. 女台长受辱	100
15. 创优评优	106
16. 前罩后靠	114
17. 广告回归	120
18. 书记莅临	128
19. 争抢项目	134
20. 拦截插播	142
21. 两台长打架	151
22. 公司征地	157

23. 取保候审	166
24. 将军故乡行	173
25. 纪委调查	179
26. 检察院办案	189
第三章 钻石岛——局台合一了	197
27. 墨庄背景	197
28. 假药事件	204
29. 青歌赛点歌台	211
30. 别墅录音	219
31. 迷失金城山	226
32. 法医鉴定	232
33. 中心流产	240
34. 记者证	248
第四章 卫生巾——大厦封顶了	256
35. 国资委定性	256
36. 打官司	264
37. 市长看地	270
38. 与民同乐	276
39. 撤诉变更	283
40. 魂断汾山	291
41. 喜宴	298
42. 有毒的槐树皮	304
43. 二进纪委	311
44. 火烧凭证	319
45. 磨山“双规”	326
46. “摇滚”普法	335
47. 醉殇红楼	341
48. 米米藏米	350
49. 记者节	356
后 记	364

第一章 大锅饭——老局长要退了

引 子

冬日的清晨，太阳还没露脸，西吴大地笼罩在一片灰蒙蒙的似晴似阴之中，一辆蓝白相间的中巴车行驶在一夜未眠的西吴大道上。

西吴改革开放的风来得比较晚，这种载客的中巴也才风靡几年，街上到处是横穿马路的人，边走边吐着浓痰或黑黄的槟榔渣子。城市中的公交车，衰老而破旧，像冬日里的老人出来晒太阳，摇摇晃晃慢慢腾腾，走几步喘一下。而兴起的中巴不论在什么地方，只要有人喊“踩一脚”，它立马就会停下来，随叫随上，随喊随下。赶着去办事的人，睡懒觉起晚了的人，只要舍得多花上五毛钱就可以坐上它，人们的节奏也随着这种便捷的交通方式变快了。

这辆中巴有点与众不同，车子的前窗玻璃上立了一块牌子，白底红字的“西吴有线电视台”仿佛是那面根据劳斯莱斯改装的国宾轿车上飘扬的红旗，一下把它的身价提高了好几倍，00218的车牌号也让看到它的市民羡慕。马路上有人裹着件破旧的黄军大衣，揉着眼睛从斜刺里跑出来，边跑边摆手：“踩一脚！踩一脚！”巷子里的北风呼啸着过来，把他的长发吹起又甩下，看着车子没有减速的意思，那男子吐出一口带霜的粗气：“娘的尸，有钱都不晓得赚是吧？”地处内陆的西吴，卑湿蛮夷，夏天能把人热死，冬天能把人冻死，气躁的人们早把“之乎者也”扔到了香水河里，稍不如意，开口就没好话，就连街巷里孩子们的儿歌都是“对不起，行个礼。拿把枪，毙了你”。马路边就有人看热闹似的笑他：“不是中巴，是电视台的哩。”那人便懊恼着退回到路边，自我解嘲道：

“这眼睛只怕是配相的吧。”

西吴大道是这座城市的主干道，横贯南北。上一任市委书记谌东汉在大道的正中与东西向的新华大道交会处建了一个中心广场，巨大的街心花园呈齿轮状，中间的圆形水池被四周的鲜花簇拥着，水池中的顶级喷泉和周边的八个小喷泉跃出水面，形成高低不一的景观。一到夜晚，玉洁冰清的水景和周边建筑物的霓虹灯光相互辉映，把西吴的闹市装点得五彩斑斓。景观落成的那年，西吴被选为全国三项制度改革的试点城市，开始了打破大锅饭砸烂铁饭碗的工作，西吴的百姓就把九个喷泉喻为八菜一汤，送了中心广场一个诨名：大锅饭。

早先的西吴只是一个小镇，在南湖这个中部省的版图上连个交界痣样的黑点都没有，解放后才翻身似的冒了出来。只因地处香水岸边和京广线上，共和国的缔造者们看中了这片白纸般的土地，决心把这里建成一座工业新城。很快，全国各地的建设者们从四面八方汇聚到这里，工厂建起来了，烟囱竖起来了，厂房明亮，汽笛悠扬，火车像摇篮一样轻晃着穿城而过。星星点点的房屋错落在绵绵延延、起起伏伏的丘陵之中，房舍屋檐，炊烟袅袅；鸡鸭牛羊，圈圈点点。清澈的小溪，拥抱着浓翠的山包，收敛着江南清新、轻盈的雨，簇拥进香水，把这里的稻田一茬茬染绿变黄。秋高气爽的日子，蓝天白云之下，到处氤氲着稻谷的芳香。几十年的休养生息，让这里呈现出一片静谧安宁的景象。

撤镇建市后的西吴原只管着一县三区，后来实行市带县新体制，东部四个县归属了西吴，西吴人喊“东四县”。这四县均以当地的江河命名，依次往东走，分别是铁县、卓县（因浊水而改）、米县、万阳县，再往东就是临省的井冈了。后来西吴人的观念发生了变化，东四县的外延也有了拓展，他们把一些干部叫作铁县人；把一些领导唤作卓县人；把一些商人称为米县人；把一些平头百姓谓之万阳人。此当然是后话。

小小的交界痣便成了五县三区的中心，人多了，车也多了，人来车往的要把个西吴大道给撑破似的，建设者们挤不下了，便在香水上架起了一座大桥向河西拓展。市委市政府率先从河东搬了过来。很快，河西红花区便拥入了成千上万的建设者，到处是黄尘漫天，飘舞着“大跃进”般的旗帜，小小的河西像当年的河东一样成了一个大工地。

过了大桥就是河西，与“大锅饭”对接的红花大道已初具规模，笔

挺延伸往南。“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以深圳速度喜迎香港回归”的大幅标语悬挂在高高低低的手架上。

00218拐进了市政府后一条窄窄的东西向马路——府后街。府后街还只是一条乡间机耕道般的雏路，聚着一地的黄土。马路的南边是坚硬厚实的市政府后围墙，零零散散的菜担在这里心安理得地安营扎寨，把那一排围墙变成了临时菜市场。马路北边的府后一园是河西最早开发的一个小区，被西吴一些单位购置，小区内的楼房都是清一色的六层灰砖房。街边楼房的第一层是铺面，卖小吃点心的，卖水果米面的，杂货店干洗店美容美发店米粉店等，门脸挨门脸地一路过去。

车子缓缓开进府后一园，停在九栋一单元门前。司机是个二十岁左右的小伙子，眼睛不大，单眼皮，个子单瘦瘦，浑身却像有使不完的力气。他用力摇下车窗，探出头来，望了一眼二楼的窗户，摁了两下喇叭，旋即，一阵风似的下车，三步并作两步进了楼门。

小伙子姓劳，号小宝，台里一临时工，兼开两台车，早晚开上下班车，上班时开00219号桑塔纳小车。台里车子不多，219有时也兼专题部的采访。听说劳小宝私下里也身兼两职，在外面偷偷捞外快。记者们每次和他约时间，他就先打一个马虎眼：“讲不准啊。”每次超过了时间，他就嘿嘿一笑：“我说了讲不准啊。”记者们便喊他“劳不准”，喊到后来干脆成了“老不准”。

住一楼的台党支部书记吴光明第一个走出家门，他四十六七的样子，在西吴有线电视台这个年轻的群体里算是年长的。吴光明个子不高不矮，身材不胖不瘦，衬衣领子总是干干净净，领带打得格外周正，一身西装也挺括笔直，黑亮的头发被摩丝凝固得一丝不乱，浑身上下打造得像是一个新郎官。百万大裁军那年，吴光明穿着四个兜的军装转业到西吴市广播电视局当了政工科科长。文凭热时，他已经报了不需要考试的党校大专班，于永福局长悄悄告诉他，局里已把他作为局后备干部报上去了，不要因为学习影响了工作和前途，他便以服从为天职放弃了。偏偏又赶上四化，他因只有一个高中文凭便没有通过。他在于局长面前诉苦：“我们以革命工作为重也错了吗？”于局长安慰他，要他到局二级机构去建功立业经受组织的考验，这样到了有线台。

吴光明一出门见到劳小宝，冲他扬扬手：“今天没什么事。”

劳小宝闻言，大步跨上五楼。台办公室主任方圆正提个编织袋出来，

劳小宝忙不迭接过来：“等下，我抽空就给你哥送去。”

四楼的副台长叫解放开了门在扣大衣的扣子，见劳小宝下来，大着嗓子叫道：“老不准，怎么这么早喽？害得我们衣服都穿不赢。”跟在后面的方圆还在系那条据说是他当副市长的父亲从伦敦带回来的围巾，接口笑道：“哪个讲老不准啊？哪天早上不是七点半就到了？”

三楼的局声屏广告公司主任孙子路穿件细隐条纹的灰色长风衣，他一双凤眼，五官英俊，手里拿个砖头手机，边关门边在翻他的电话号码。他因时不时偷着调用一下219，抬眼看着方圆接口道：“那确实，方主任的兵几时塌过场啊！”身后的技术部纪光荣问：“孙主任也和我们一起出去玩吧？”孙子路：“我们没有你们潇洒，完不成任务没有工资奖金呢！”纪光荣：“工资奖金有几个钱，那提成拿起多舒服。”

劳小宝一路咚咚下到二楼，正遇新上任的台长从屋子里出来，不知是不适应，还是担心台长看出什么秘密，他忙收住脚步，涩涩地喊了一声楚台。

女台长楚湘湘四十出头，穿一件纯灰色呢子短大衣，着一条黑色过膝裙，手里拎一个适中的棕色皮包。她身材匀称，一头浓发梳理得昂扬向上，皮肤白皙亮泽。五官端正的脸上，一双大眼睛里满是对生活的自信和满足。她是个爱笑的人，平常总是面带微笑，好像她一天到晚遇到的都是舒心的事，她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似的。开口笑起来露出一口洁白的牙齿，纵情大笑的时候，可以看到右边一颗略显俏皮的虎牙。

看到劳小宝扛着东西停住脚，楚湘湘有些不好意思，忙侧过身子，微微一笑道：“你扛着东西怎么反倒让我呢？快，你先走！”

一楼的新闻部记者谷水樱刚把门关上，见劳小宝走在台长前面下来，嘻嘻一笑，做了个鬼脸，掏出钥匙来反锁门，又突然叫道：“哎哟，忘拿采访本了。”

整个楼里已热闹起来，砰啪的关门声，一片片钥匙相互拥挤碰撞的丁零声，钻进门锁的旋转声，伴随着咚咚的脚步声，长长短短地在楼梯间回响。

吴光明像个家长，一直站在楼道口等众人下来，看差不多了才上车。车里已座无虚席，连过道都摆满了小凳子。见他上来，有人喊：“欢迎书记和群众打成一片。”一车人齐鼓掌。

吴光明在车前方他那个固定的位子前笔挺站着，像在检阅他的部队，对方圆：“我只问四大嫉驰都到齐了没有？”

住四楼的常如玉举手：“还有龚大嫉驰没下来。”常如玉是台里的会计，白白的皮肤，大眼高鼻，像个新疆姑娘，因为比台里那帮妹子大几岁，年长的直呼其名，年轻的多喊她常姐。刚说完，龚芙蓉的喊声从高高的楼梯间格子窗棂里飘下来：“等一下！”

方圆对劳小宝一扬下巴：“这个大嫉驰，不等！”

吴光明笑他：“你小堂客也不等呀？”

方圆笑道：“大堂客小堂客都不等。”龚芙蓉边跑边把件绿白相间的毛衣往头上套着上来，听着一车的笑声，气喘吁吁地跟书记撒娇：“书记，笑我什么？”

龚芙蓉嘴小鼻挺，削肩细腰，学校刚毕业就进有线台做了出纳管钱。不论谁找她报账，总要先不急不忙把桌上的东西收拾殆尽，拿起凭证从左看到右，日期事项小写大写，再翻到反面，事由经手人证明人审批人，一双薄而双得重重叠叠的大眼睛好像不看出个名堂不罢休似的。待拿出钱来，自己数一遍对一遍，还非得报账人当着她面再数一遍。随你急得蹦跳，她不紧不慢。台里小伙子笑她“嫉驰一样”，她振振有词：“只要不错钱，嫉驰就嫉驰！”有线台第一个“嫉驰”就这样诞生了。

吴光明嗔怪道：“一个小妹子，跟个老嫉驰一样，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晓不晓得？”方圆：“把袁帅喊下来问下看，你们一个会计一个出纳，是不是想养个袁大头出来呀！”一句话逗来笑声一片。

吴光明对众人宣布：“今天是工会组织去悬钟寺，大家要一切行动听指挥，新闻部的到齐了没有？”

方圆：“今天早上发生了一起凶杀案，新闻部的记者赶去采访去了，还有几个等下要下乡，他们坐新闻采访车。”

“其他各部呢？”

方圆：“该到的都到了，没到的举手！”

满车人都咯咯咯笑了，笑声在冬日的阳光里荡漾，像是一股笑浪推着蓝中巴在滚滚黄尘中前进。方圆唱起了风靡一时的《阿莲》，会唱的都跟着唱了起来。

蓝中巴紧随在两辆小车之后，在笑声歌声中向悬钟寺驶去。

1. 悬钟寺抽签

千里香水由南往北，缓缓流经西吴县境内，平躺的西岸边突兀一小山，无名无姓。山上怪石嵯峨，幽深奇秀，上有苍松翠柏，下有紫竹芳草。陡峭山上一巨石濒江倒立，宛如垂挂下一偌大的悬钟，悬钟寺就因建在这大岩石下而得名。

悬钟寺是西吴一大景观，相传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虽因战乱屡建屡毁，仍香火不断。寺庙上下三层，歇山重檐式建筑。寺后有天成石洞一个，纵深十五米，宽十米，近两层楼高。洞中一台一泉最为出奇，那石台位于洞正中，呈黄色，高半米，大小形似一张床，称“仙人床”。相传坐卧久之能得道升天，但虔诚的善男信女们只羡慕不羡慕仙，没人敢上去久坐。洞后的清泉不涸，甘甜可口，被称为“仙泉”。传说人喝了仙泉的水就会说真话，但听说那个泉水也没人敢喝，好像去喝那泉水的人倒是不说真话的人，喝了会变怪物似的，只剩了“仙泉”二字镌刻在那里，让人望而质疑。

大家相继从几台车里下来，由南侧山门拾级而上。门额上的“悬钟寺”三字清晰可见，“悬寺临香水，钟岩托楚山”的门联衬在两边。进得山门为近百米的沿江石壁栈道，小心翼翼前行便直达寺内。

技术部的周小干、龙洁和谭昭伟等人簇拥着封建国众星拱月般朝寺庙走来。谭昭伟紧随一边问：“封台，走后门还快些，你怎么带我们走正门哟？”

封建国掷地有声：“我带你们走的都是正道，不走邪道。”

常务副台长封建国长着一张标准的国字脸，浓眉大眼，虎背熊腰，像革命样板戏里的英雄人物，威风凛凛地站在那里，有一股气冲霄汉的英雄气概。听说他年轻的时候很瘦，全国兴起学唱样板戏时，厂子里文艺演出，他还被歌舞团下来的老师选中饰演过刁德一。现在魁梧了，台里的小年轻们都说他像李玉和又像郭建光。

毕业于中南大学的封建国在广播局根基不厚，他原是西吴无线电一厂的技术员，当了多年的副厂长。一厂的老厂长当上副市长后，推荐他当了厂长，后在厂里的一次事故中被追责免了职，老厂长便将他介绍到

于永福那里。还没一年，全国兴起有线电视的发展，于永福力排众议，让他当上了西吴有线电视台筹建办主任。台里所有的人都是经他同意才调进来的，包括楚湘湘。因正式建台要办新闻节目，需要一个新闻骨干，他想到了楚湘湘。那年局里搞七一文艺晚会“颂歌献给党”，电台是大合唱《共产党好，共产党亲》，琵琶独奏《唱支山歌给党听》，指挥、演奏都是她。他没想到广播局还有这样的文艺人才，一打听，才知她还是电台“四大名记”之一，广播局少有的拥有双文凭之人。那天电台在楼下搞卫生，他站在窗前，居高临下一直盯着她看，见她带领部室的几个人，自始至终不管有没有领导在场，都是干得最欢休息最少出汗最多的，他喜欢这种自觉的人，不觉在原来的基础上又添了几分好感。当他第一次把楚湘湘喊到办公室来征求她的意见时，楚湘湘那双眼睛一下就征服了他，他觉得从来没有见过这么纯净的眼睛，温和坦率得就像看自己的至爱亲朋。当他把自己的想法告诉她时，她竟像不相信自己耳朵似的：“真的？”也不知为什么，他一下就喜欢上了那语气神态，仿佛突然之间她就归属了他，让他被一种幸福和俘获所弥漫和包裹。过来后他才发现，她不仅业务能力强，办事有章法，还待人处事随和，交给她做的事情，干得比他想象中的还漂亮。正当他为自己的眼力得意之时，不承想，突然间于永福告诉他，一个电话的事，楚湘湘就把他期待了几年的位子给占了，让他跺着脚连唱了几句“这个女人不寻常”。

封建国悔得肠子都是青的，他跪在蒲团上，双手合十，默念着这个女人的名字，希冀给她抽个下下签，给自己解气。几个小伙子见他拿着签条失落的样子，都看着不敢问。他把签一扬：“以为是下下签是吧？”谭昭伟忙抢到手，大喊：“哇，上上签也！”跟着念道：

功名成就必心安，若得贵人实不难。只因前人阴功大，日月丹桂信手攀。

谭昭伟举着签：“封台，手气好，保险有好路子！”周小干：“封台，今天中午请客吧？”封建国脸一沉：“请客？来这里就是我请的客。”龙洁拉了周小干一下，气愤不平道：“那是的，来悬钟寺还是在封台手里定的，要不然，大家莫想！”

文艺专题部主任杨万年和于芳、奚文格喊他们的主管副台长叫解放

抽签，叫解放只说了一句“共产党员不信这个”甩手就走了。楚湘湘刚起身被吴光明一把拉住：“抽根签。”楚湘湘：“这封建迷信的东西不来。”吴光明：“毛主席进京还抽签呢！”她微笑着问：“不是政治学习吧？”一句话，说得吴光明松了手。

女同胞们叽叽喳喳拥进寺庙，孔双冲龚芙蓉、柴秀莲、商清花和胡小桃“四大嫉驰”招手，四个妹子便花团锦簇般围了过去。

拿到签条，于芳见龚芙蓉抿嘴一笑，一把抢过来：“上签吧？”龚芙蓉来夺，于芳双手往后一躲：“又不是报销凭证，要你左看右对，嫉驰一样。”

于芳连退几步，举起白纸红字的签条念起来：

今年吉庆胜常年，万紫千红一色鲜。人丁诸事都如意，桃花源里好种田。

于芳：“你不是来抽签求子吗，这上面写得明明白白，你只等着当妈妈就是。”龚芙蓉小声问：“哪儿写了子呀？”于芳：“这不是写了人丁诸事都如意吗？”龚芙蓉一双大眼睛落在最后一句上，“我可不愿意回去种田，那不又成农民了？”于芳嘻嘻一笑：“蠢，养崽就是种田。不过不是本义，引申义啊！”

商清花抽的是上签，高兴得直蹦，黑亮长发在春桃般的面庞上一甩一甩，制作鞠红霞追出来：“嫉驰，好签吧？”

商清花是没有参加初试笔试就被破格录取的播音员，台里头号美女。她乌黑的长发，秀色清亮，鹅蛋形的面庞，鼻腻鹅脂，眉清目秀，唇红齿白。她记性不好，台里又没有提示器，短短的一条导语说了前句忘后句，录上一二十遍都拿不下来。偏偏鞠红霞手脚快，急惊风遇上了慢郎中，实在耐不得烦了：“我喊你嫉驰要得不？”连喊了几遍，蹙眉的美眉便喊成了商嫉驰。

商清花回过头来亲了鞠红霞一口。鞠红霞小鼻子小嘴巴，一张粉嘟嘟的圆脸蛋像当地人爱吃的粉蒸肉。听商清花喊粉蒸肉，她搔了她一拳，抢过那签念起来。

当年若非孔明力，何来江东逞英雄。七星台上作法力，助得周郎立大功。

“哇，说得真像也！”鞠红霞转身把签条塞在新闻部记者周峰手里：“我们的小乔要配周郎，你这英雄要立大功啦！”一旁的纪光荣：“又不是打老蒋，有什么英雄，立什么大功？”二人把他一推：“去去去，一天到晚就知道打仗！”

柴秀莲被大家簇拥着跪在蒲团上，她是西吴工商银行信贷科科长姚明道的老婆，是封建国到工商银行去申请贷款时照顾进工程部的。她爱漂亮，一张青青蛋蛋的瓜子脸上，额黄、眉黛、粉颊、红唇都要花不少的工夫。有线台和网络分家时，她例外留了下来，安排在总编室点歌。谁知，她不是有些字不会写，就是有的字要想半天。春节期间的一个点歌，她把“衷心祝愿”打成“哀心祝愿”，台里扣了她半年的奖金，部室奖金也因此降了一个等级，久未授予的称号终于理直气壮地落了下来：“你就是名副其实的哀愁啦。”

柴秀莲自小就知道母亲心里对神灵的敬畏，一直也想自己一试，又怕抽得不好影响心情。前两天刚和丈夫吵了一架，心下有些担忧。谁知拿到签条一看，却是个上签，拉起胡小桃就要去问解签的老先生。

胡小桃刚看了自己的签，正满心欢喜，无奈穿条裙子跑不动，一把扯住她问：“你到底求什么？”柴秀莲：“当然是婚姻，要不你这高才生先帮我看看。”

胡小桃是去年才分来的南湖师大中文系毕业生，清清瘦瘦，对一步裙情有独钟，一出去采访，男记者急如风火，她却像在T台上走猫步，急得男记者大喊，她仍一步一个脚印坚决不改，“胡娉婷”便排行老四。

胡小桃：“你们小两口夫妻恩爱，担心什么？”柴秀莲侧过脸来腻着问她：“你说，我和我老公谁长得好看？”胡小桃：“那还用说，当然是你啦。那次我还问谷水樱，柴娉婷那么漂亮一妹子怎么找那么一个黑炭老公呀！”柴秀莲心满意足地笑了，扭捏了一句：“我不好看，他会讨我？”这才将签条递给了胡小桃。

若问婚姻有凤缘，此番必得孟光贤。无须再四多疑虑，举案齐眉到百年。

胡小桃仰眼看着她：“哎呀，你这就是婚姻的上上签，还要花钱解

什么？”柴秀莲夺过来，又连看了几遍，这才喜滋滋问她：“你抽了什么？”胡小桃兴奋得一蹦老高：“也抽了一个上上签，你看。”边看边念给她听：

当春久雨喜初晴，玉兔金乌渐次明。旧事消散新事遂，看
看一跳跃龙门。

柴秀莲：“我一听就知道是个好签，比我的那个还好些。”

寺庙外的草坪上，谷水樱、常如玉、孔双和奚文格等几个人在一起。谷水樱问“太平公主”奚文格：“看看你的签。”奚文格一脸的不自在，黑着脸道：“今天我看是来拜菩萨，还特意穿了件红呢子衣。哪晓得根本就不不是我想要的，看不得，看不得！”

谷水樱见她执意不拿出来，打笑一问：“是不是留给何慕天同志去解啊？”奚文格心高气傲，是个琼瑶迷，整日沉浸在爱情的憧憬里，身子一扭，道：“懒得理你。”

谷水樱又问孔双：“我们这么漂亮的播音员，肯定是求一个白马王子吧？”孔双大大方方坦白：“那当然，现在谁还会找董永刘海呀。”

常如玉拍她一巴掌：“知道你是个灵范鬼。”

孔双心里也和奚文格一样不舒服，当时一见签条左首的上下两字，随即就将签条塞进了口袋里，脑子里却一直在想着签条上那句话：富贵浮云流水去。她哼一声，我就偏要找个有钱的，留住这富贵看看。心里打定了主意，口里却只说：“这是秘密，不能看！”

谷水樱估计二人抽得不理想，大姐般宽慰道：“下签上签有什么用，我就不信有这么灵。那次我爱人到南岳，在下面抽了一个下下签，到上面又抽了一个上上签，你说信哪个？所以，只要没什么事，我是不得去抽签。抽得好也不一定灵，抽得不好倒给自己增加心理负担。本来压力就够大的了，轻轻松松脚踏实地地生活，比什么都强。”又问常如玉，“你也没抽吧？”

常如玉：“我本来想抽的，后来想起我妈说，穷人求签，富人烧香。烧点香算了，就没抽。”

奚文格嘴巴一嘟，一巴掌挥过去，怨道：“你早不说啊，害得你们做富人我们怄气。”

谷水樱：“刚才我看楚台也没抽。”

常如玉：“局里这不让搞那不让搞，又没收入还欠一屁股的债，都快没米下锅了，她哪还有这个心思，我都替她急。”

封建国迎面走来，问她们抽了什么签，见几个人不答，望了一眼太阳道：“你们是日全食的太阳——看不得吧。”谷水樱笑道：“封台，我们是彻底的唯物论者，不信那个，不抽！”

吴光明、方圆等一帮人和四大娼驰走到了一起，吴光明问商清花：“商娼驰抽的什么签啊？”龙洁：“我们四大娼驰今天都是抽的上签、上上签。”吴光明：“好啊！那今天中午就四大娼驰请客！”商清花、胡小桃连嚷：“书记，我们没钱。”大家就齐喊书记请客，吴光明一脸严肃：“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毛主席的教导就不记得了？”谭昭伟：“书记，哪天言书记发现了你这党的好干部，一定提拔你当市领导，你耐点烦啊。”吴光明：“只你这小子就知道臭人。”

这边，楚湘湘离了众人信步走来，远远见老局长屠广的儿媳妇杜娟娟独自一人坐在草地上，两手有一搭无一搭地拔扯着地上的小草。听吴光明说，杜娟娟家穷得卖血，不然也不会做了第一任老局长屠广的儿媳妇。

楚湘湘还记得第一次见到老局长的情景。那天到局政工科报到，一个胖硕的老人站在屋子中间，一头银发，穿一身肥大的无领白汗衫和半短棉绸黑裤，手里的拐杖在地板上戳个不止：“老子抗日战争扛枪的时候他在哪儿？老子解放战争渡江的时候他又在哪儿？跟老子来摆老资格，还差得远！谁说他有病？毛主席语录是有病的人能背的吗？老三篇你能背得下来吗？有病也是你们害的，凭什么不安排？”

后来才听说，老局长是跟交城的华政委一起南下的干部。文化大革命中，他以前的历史被翻了出来，说在解放战争中被他亲手处决的那个人不是叛徒，而是打入敌人内部的地下工作者。批斗会上他大喊冤枉，说自己是执行组织的命令，死不认罪。陪斗的妻子跳了塘，小儿子屠佳进吓坏了，往批斗台上一站就手举红宝书背毛主席语录，人们这才发现他脑子出了问题。

杜娟娟便是屠佳进的妻子，是吴光明在政工科当科长时寻来的一乡下女子，和屠佳进一结婚，就转为国家粮并安排了工作。楚湘湘知道她可怜，不忍打扰她，绕了过去。

踱步来到后门，始知这悬钟寺乃梁武帝天监年间建成。不觉想起

一千多年前的那场神灭论，有些范缜^①不知何处去楼台依旧烟雨中的感觉。极目远眺，但见那悬钟寺和三圣殿、观音庙、大雄宝殿等依崖就势一字排开，掩映在层林郁翠之中，气势雄伟，金碧辉煌。江水在岩下缓缓流过，长长的石阶，曲折蜿蜒。香火在隐约的寺庙中袅绕于空，缥缈如仙境。阁角上悬挂的风铃，在清风里叮当作响。石壁上有不少文人骚客达官显贵的即兴题咏，楚湘湘站在诗圣杜甫“毒瘴未足忧，兵戈满边徼。向者留遗恨，耻为达人诮”的诗句面前，心里想和几句，刚刚有了点灵感，就听吴光明在身后喊：“我们刚准备发寻人启事呢，原来跑到这里来了。”大家一拥而上，胡小桃见楚湘湘站在石壁之前。“我们楚台在这里发古之幽思呢，楚台，也念出来给我们欣赏一下嘛。”楚湘湘一时来了兴致，给大家介绍说：“这里最有名的当属诗圣杜甫的这首，我依韵和了几句：

人生罕百年，
对歌长天笑。
兵戈烽烟无，
龟兔泉边绕。
香水犹无私，
日月普天照……”

一抬眼，见封建国一人孤零零站在远处的峭壁上，再看看自己身边簇拥的这些人，倒像是自己在拉拢革命群众故意孤立他似的，一时乱了阵脚，忙止住道：“不行，胡诌了几句，一打乱，就没灵感了。”

包里的手机响了，她取出台里给配的那款西门子手机，原来是局办公室的电话，说刚接到市委宣传部的紧急电话，要台长马上赶到部会议室开会。

吴光明早已听得明白，“你又早退啊？”“没办法，这里就拜托你了。”吴光明趁机要求：“他们喊要台长中午请吃饭！”她急着要去开会，见周围一堆子人看着自己，不好驳书记的面子，只得说：“好吧，你做主！”吴光明振臂一呼：“大家好好玩，中午有饭局了啊。”就听见一片欢呼鼓掌声。

楚湘湘忙喊了司机史军，二人疾步出了寺门，上了 00600 号小车。

① 范缜：南北朝时期著名的思想家、无神论者。在佞佛的梁武帝萧衍时期，与佛门信徒展开了一场大论战，写下著名的《神灭论》。